

懷念 陳西神父
王培明

我在 1953 年七月小學畢業後，宗教課程也由上海徐匯司鐸住院的兒童教理班和唱經班，轉編入若瑟院新開設的青年教理班，由陳西神父直接帶領我們。

一開始，我們女生對神父有些敬畏，後來我對陳神父印象極好。他除了教道理外，完全像一位慈父，教導我們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，遇事要冷靜思考，平日要熱心，對人要謙虛有愛心，對待兄長及父母親要尊敬和孝順。當時我們這些青少年，恰好是開始步入人生，踏上社會的階段，容易犯錯誤入歧途。在這關鍵時刻，我們能常在神父身邊，聽從他的諄諄教誨，這是我畢生的幸福。

陳西神父也是我信仰的啟蒙導師和神師，讓我懂得信仰的重要。他的言行影響我的一生，讓我能有著堅定的信仰，在後來的中國教難「九八」運動中，能不畏怯學校對我在信仰方面的壓力。

陳西神父的外型胖胖的，個子不高，很年輕，充滿了活力。他對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付出很大的愛心和耐心。神父在課外與我們一起在大操場活動，他教會我們不少東西，像打球、踩高蹺、還親自手把手地教會我騎自行車，這讓我以後每次騎自行車時都會想起他。他是我的老師亦是我的兄長和朋友。

慶節假日裡，神父會安排我們許多活動，例如去松江聖母堂朝聖，去浦東唐墓橋聖母堂，暑假裡又帶我們去佘山做「避靜」。當時參加的費用都由神父、修女們安排，小朋友一切免費。那時候要去佘山的路程，不如現在這麼方便有汽車直達，我們天沒亮就在上海西區車站集合，趕坐早晨六點鐘的火車，下午三點多鐘到松江，在一個修院裡由修女接待我們休息、吃飯和住宿。在修院邊門出口就有條河，那裡停靠著六艘船，就是專門為我們準備的，還有修女們和我們同行。我被分派到一條船上，神父坐在前面帶領，每艘船都坐得很滿、很擠，我們一路上念著玫瑰經，唱著聖歌，興致勃勃、高興萬分地眺望著遠方佘山山頂上高高的堂尖，漸漸地，聖母雙手舉起的小耶穌像也越來越近了。

小船在清澈的小河裡快速地滑行著。青山秀水，景色十分優美，河邊的植物也可愛極了。這次由陳西神父帶領我們去佘山朝拜聖母，又作避靜。有我的好朋友們陪同一起，是我孩童時期最快樂的時光，因此我一直難以忘記。雖然我的父母親每年聖母月時都會帶我去佘山，並且還能看到以往難得一見的親戚，但我總感覺與家族團聚的樂趣是不一樣的。

有一次，陳西神父邀請我們的家長一起來參加神長生日派對。陳西神父和若瑟院的院長嬾嬾親自在門口迎接。我拉著媽媽走到門口，向神父、修女行禮，要介紹我媽媽時被神父一手阻止了，神父對嬾嬾說：「院長，這是姐妹兩個，你猜哪一個是姐姐？」於是，我們四個都笑了，院長指向我媽媽，神父才說：「他們是母女！哈哈...！」媽媽很有禮貌地向神父、修女行禮，說道：「說笑了。」媽媽那時已卅六歲，是五個孩子的母親，因她不胖，穿著秀麗的旗袍，還是顯得非常年輕。老一輩教友都對神長很尊敬，也認為神父很嚴肅，這次卻讓媽媽開了眼界。這次是龔主教的本名瞻禮。坐在台上有梅院長，蔡石芳神父、陸達源神父和陳西神父，他們分別講話致詞，我們歡唱著恭祝龔主教本名快樂歌曲，分享美味食物。這是媽媽第一次與神長們一起用餐，也是第一次參加這種西式派對，後來神長們分別還與媽媽握手，親切的噓寒問暖，母親特別開心，有點受寵若驚。

有一次復活節，神父、修女帶我們在若瑟院舉行拾彩蛋活動，若瑟院面積很大，花草樹木很多。那次也是我兒時第一次參加拾彩蛋的活動，雖然很高興，但因為沒有經驗，只看著其他機靈的同

學捧了三、四個彩蛋還在不斷尋找。神父看到我失望的樣子，就叫了我一聲，給我一個眼神叫我去樹下看看，終於在一番辛苦尋找之後，找到了一個彩蛋，我高興地喊道：「啊，找到了！」我驚喜地看著神父，神父比我還開心，修女也在一旁為我拍手，那一刻是我最難忘的一刻，和神父、修女在一起真是幸福。那些彩蛋也都是修女們為我們小朋友親手做的，我真的很感謝他們為我所付出的辛勞。

陳神父也多次帶我和同學去其他堂區參加活動，看話劇。我有兩個最要好朋友形影不離。那次我們一同去君王堂和伯多祿堂看話劇，節目是由那裡的大哥哥，大姐姐們自己編排的，內容也全是叫人悔改，熱心祈禱的聖人故事和神蹟。最讓我感動是演「十八次顯露德」。神父將我安排在前排人中間，雖然有些擠，但安靜無聲，周圍全是陌生的教友。關燈之後演出開始。看著台上幕帘被拉開，左邊有個暗暗的山洞，忽然燈光慢慢地亮了起來，隨著聖母緩緩走出來，燈漸漸的全部亮起來了。聖母在山洞口一動不動地站著。我在前排看得真切，那聖母就如真實的一樣，如此惟妙惟肖，使我感到無比幸福。然後看到聖女伯爾納德畢恭畢敬的跪著，面向聖母；聖母合十的雙手慢慢張開，右手臂掛了一串長長的念珠，並吩咐我們：「要熱心祈禱，多念玫瑰經，為求罪人悔改。」聖母在節目中多次出現，但時間都不長。節目中有些群眾看不到聖母，指指點點，但自然地有一股力量讓他們也都跪下來朝向聖母。最後一幕開始時，有幾個軍人舉著長槍，凶神惡煞地想抓群眾，聖母顯現後右手指向官兵，然後一揮手，他們即刻往後退，沒有辦法抓人就溜走了。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，久久不能停息。

我在陳西神父身邊只有兩年的時間，學習了教理和做人的道理。在 1955 年九月八日。聖母誕辰瞻禮日，中國教難突然來臨；中共在當天晚上，將上海各堂口的修道院包圍，把所有優秀的神職人員——堅持跟隨宗座的，由龔主教為首的神長，還有修女和熱心的教友們，聖母軍團員和公青組織成員，一夜之間全部帶走。我們的陳西神父也被帶走了。從此，我們失去了聯繫，我們的羊群失去了善牧。

二十多年後，八十年代初，我把外子的姑母朱雅寶娘娘，從安徽宣城農村接出來住到我家，才聽說陳西神父也被關在那裡的男子勞改隊，並已病死在勞改隊中，年僅六十。神父死時是從床上跌落，倒在地上，人們發現他時已經死亡。我只知道這一點訊息。神父已經蒙召升天了，他為我們樹立了殉道者的榜樣。雖然我很是悲傷，但也為神父榮獲了致命者的稱號而自豪。

陳西神父，您安息吧！雖然在中國五五年教難之後，我們的父輩們也同主一起受苦致死，我們這一代也被摧殘了大半生，但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，我把您的教導都銘記在心裡。如今我的兒女、孫兒、孫女們都保守著純真的信仰，是與您在世的諄諄教導和言行分不開的。我永遠感謝你，也願你在天上為世世代代的中國教友，能保存著純真信仰而祈禱。阿門。（2012 年七月寫於洛城）